

鹿鼎記 (一)

金廣著

症 案 記

卷 一

鹿鼎記

(一)

金庸 著
寶文堂書店



内 容 提 要

这是香港新武侠小说派著名作家金庸先生的一部代表作品。它以清代康熙继位初期为其时代背景，通过书中主人公韦小宝——一个来自下层社会的卑贱者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以天地会为代表的民间秘密会所进行的反对清廷统治者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英勇斗争，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风貌，全书共分五册出版。它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通俗文艺读物。

鹿鼎记（一）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27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5 $\frac{1}{4}$ 插页2

1985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数：200,001—300,000

书号：8070·207 定价 3.30 元

ISBN 7-80030-067-6/I·39

出版说明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向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但其中也有不少属于粗俗、荒诞、低级之庸品，糟粕颇多，不堪卒读。而当代一些港、台作家的新武侠小说把通俗性、趣味性、艺术性、思想性融于一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们在继承传统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发扬其传奇色彩的优长，并有意识地汲取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创出了“新派武侠小说”。这些作品作为“成年人的童话”，有助于读者丰富社会历史知识，提高生活情趣以及在紧张劳动之余的娱乐和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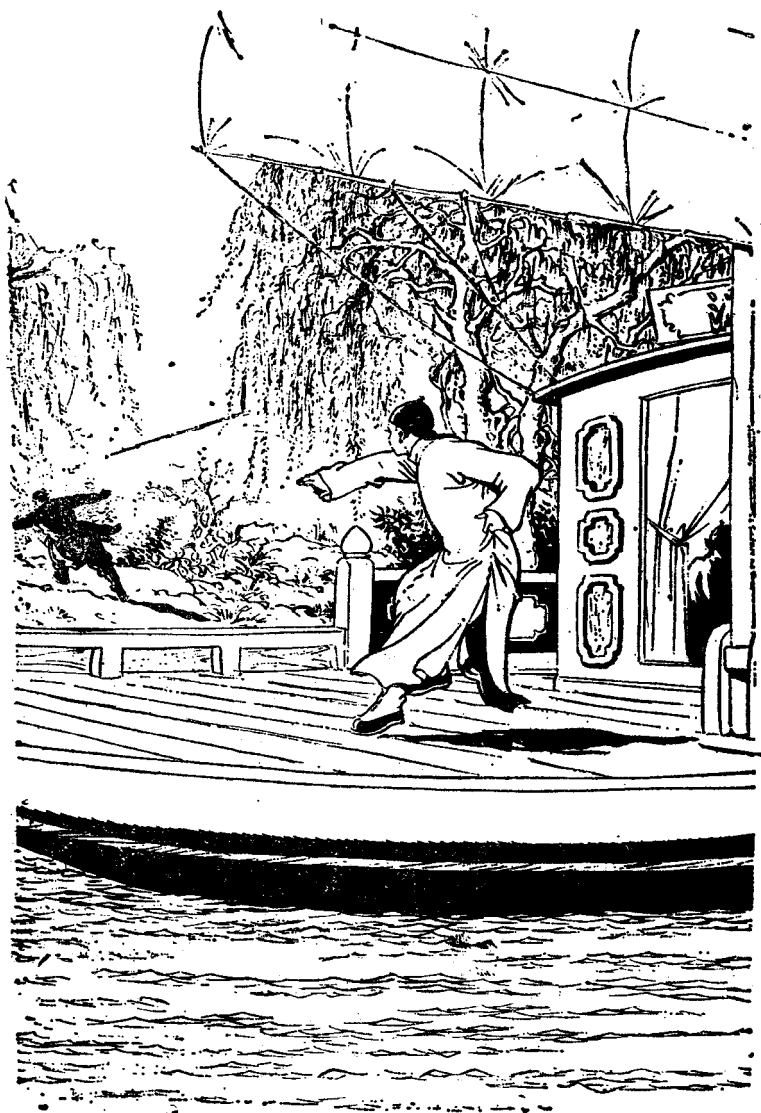
为了向读者介绍一些港、台作家的作品，我们将陆续选择几部思想情趣健康、艺术风格新颖、寄寓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描写正义战胜邪恶的、富于人性美、人情美的新武侠小说予以重印出版。

宝文堂书店编辑部

一九八五年四月

目 录

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	3
第二回	绝世奇事传闻里 最好交情见面初	49
第三回	符来袖里围方解 椎脱囊中事竟成	109
第四回	无迹可寻羚挂角 忘机相对鹤梳翎	143
第五回	金戈运启驱除会 玉匣书留想象间	185
第六回	可知今日怜才意 即是当时种树心	243
第七回	古来成败原关数 天下英雄大可知	289
第八回	佳客偶逢如有约 盛名常恐见无因	335
第九回	琢磨颇望成全璧 激烈何须到碎琴	369
第十回	尽有狂言容数子 每从高会厕诸公	425



那书生奔到船头，提起竹篙，挥手掷出。
月光之下，竹篙犹似飞蛇，急射而前。但听得
瓜管带“啊”的一声长叫，竹篙插入他后心，
将他钉在地下，篙身兀自不住幌动。

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

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相呵，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名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

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文士，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不禁长叹一声，眼眶也红了，说道：“可怜，可怜！”

那小孩子问道：“爹爹，他们犯了什么罪？”那文士道：“又犯了什么罪？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无辜株连。”他说到“无辜株连”四字，声音压得甚低，生怕给押送囚车的官兵听见了。那小孩道：“那个小女孩还在吃奶，难道也犯了罪？真没道理。”那文士道：“你懂得官兵没道理，

真是好孩子。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镬，我为麋鹿！”

那小孩道：“爹，你前几天教过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砧板，我们就是鱼和肉。‘人为鼎镬，我为麋鹿’这两句话，意思也差不多么？”那文士道：“正是！”眼见官兵和囚车已经去远，拉着小孩的手道：“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去。”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

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和平，只吃青草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了。”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喜欢，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

就鼎饒。’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象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口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说：‘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只有天下之主，方能保有九鼎。楚子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规，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那一个做成了皇帝。”

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后来，‘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说到这里，叹了口气，道：“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他说着走到窗边，向窗外望去，只见天色阴沉沉地，似要下雪，叹道：“老天爷何其不仁，数百个无辜之人，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下起雪来，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

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戴着斗笠，并肩而来，走到近处，认出了面貌。那文士大喜，道：“是你黄伯伯、顾伯伯来啦！”快步迎将出去，叫道：“梨洲兄、亭林兄，那

一阵好风，吹得你二位光临？”

右首一人身形微胖，额下一部黑须，姓黄名宗羲，字梨洲，浙江余姚人氏。左首一人又高又瘦，面目黝黑，姓顾名炎武，字亭林，江苏昆山人氏。黄顾二人都是当世大儒，明亡之后，心伤国变，隐居不仕，这日连袂来到崇德。顾炎武走上几步，说道：“晚村兄，有一件要紧事，特来和你商议。”

这文士姓吕名留良，号晚村，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县，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逸。他眼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临事镇定，既说是要紧事，自然非同小可，拱手道：“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解解寒气。”当下请二人进屋，吩咐那小孩道：“葆中，去跟娘说，黄伯伯、顾伯伯到了，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

不多时，那小孩吕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布在书房桌上。一名老仆奉上酒菜。吕留良待三人退出，关上了书房门，说道：“黄兄，顾兄，先喝三杯！”

黄宗羲神色惨然，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杯。

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正是！”顾炎武提起酒杯，高声吟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晚村兄，你这两句诗，真是绝唱！我每逢饮酒，必诵此诗，必浮太白。”

吕留良心怀故国，不肯在清朝做官。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保荐他为“山林隐逸”，应徵赴朝为官，吕留良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再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博学鸿儒”，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显是轻侮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削发为僧，做了假和尚。地方官员见他意坚，从此不再劝他出山。“清风、明月”两句，意在讥刺清廷，怀念前明，虽然不敢刊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之间传诵已遍，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黄宗羲道：“真是好诗！”举起酒杯，也喝了一杯。吕留良道：“两位谬赞了。”

顾炎武一抬头，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宽约丈许的大画，绘的是一大片山水，笔势纵横，气象雄伟，不禁喝了声采，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如此江山”，说道：“看这笔路，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吕留良道：

“正是。”那“二瞻”姓查，名士标，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黄宗羲道：“这等好画，如何却无题跋？”吕留良叹道：“二瞻先生此画，颇有深意。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既不落款，亦无题跋。他上个月在舍间盘桓，一时兴到，画了送我，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

顾黄二人站起身来，走到画前仔细观看，只见大江浩浩东流，两岸峰峦无数，点缀着奇树怪石，只是画中云气弥漫，山川虽美，却令人一见之下，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意。

顾炎武道：“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

偷生其间，实令人悲愤填膺。晚村兄何不便提诗一首，将二瞻先生之意，表而出之？”吕留良道：“好！”当即取下画来，平铺于桌。黄宗羲研起了墨。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顷刻诗成，诗云：

“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杖衔嘴。画将皋羽西台泪，研入丹青提笔泚。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壁完，何处登临不狂喜？”

书完，掷笔于地，不禁泪下。

顾炎武道：“痛快淋漓，真是绝妙好辞。”吕留良道：“这诗殊无含蓄，算不得好，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了出来，好教观画之人得知。”黄宗羲道：“何日故国重光，那时‘山川开霁故壁完’，纵然是穷山恶水，也令人观之大畅胸怀，真所谓‘何处登临不狂喜’了！”顾炎武道：“此诗结得甚妙！终有一日驱除胡虏，还我大汉山河，比之徒抒悲愤，更加令人气壮。”

黄宗羲慢慢将画卷了起来，说道：“这画是挂不得了，晚村兄须得妥为收藏才是。倘若给吴之荣之类奸人见到，官府查究起来，晚村兄固然麻烦，还牵累了二瞻先生。”

顾炎武拍桌骂道：“吴之荣这狗贼，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吕留良道：“二位枉顾，说道有件要紧事。我辈书

生积习，作诗题画，却搁下了正事。不知究是如何？”黄宗羲道：“我二人此来，乃是为了二瞻先生那位本家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吕留良惊道：“伊璜兄也受了牵连？”

黄宗羲道：“是啊。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特来探访。”吕留良道：“他……他却还没有来。不知到了何处。”顾炎武道：“他如在府上，这会儿自己出来相见。我已在他书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他若归家，自然明白，知所趋避，怕的是不知讯息，在外露面，给公人拿住，那可糟了。”

黄宗羲道：“这‘明史’一案，令我浙西名士几乎尽遭毒手。清廷之意甚恶，晚村兄名头太大，亭林兄与小弟之意，要劝晚村兄暂且离家远游，避一避风头。”

吕留良气愤愤的道：“清廷皇帝倘若将我捉到北京，拚着千刀万剐，好歹也要痛骂他一场，出了胸中这口恶气，才痛痛快快的就死。”

顾炎武道：“晚村兄豪气干云，令人好生钦佩。怕的是见不到清廷皇帝，却死于一般下贱的奴才手里。再说，清廷皇帝只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朝政大权，尽操于权臣鳌拜之手。兄弟和梨洲兄推想，这次‘明史’一案所以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

之气。”

吕留良道：“两位所见甚是。清兵入关以来，在江北横行无阻，一到江南，却处处遇到反抗，尤其读书人知道华夷之防，不断跟他们捣蛋。鳌拜乘此机会，要对我江南士子大加镇压。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

黄宗羲道：“是啊，因此咱们要留得有用之身，和清廷周旋到底，倘若逞了一时血气之勇，反是堕入他们的算中了。”

吕留良登时省悟，黄顾二人冒寒枉顾，一来固是寻觅查伊璜，二来是劝自己出避，生怕自己一时按捺不住，枉自送了性命，良友苦心，实深感激，说道：“二位金石良言，兄弟那敢不遵？明日一早，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黄顾二人大喜，齐声道：“自该如此。”

吕留良沉吟道：“却不知避向何处才好？”只觉天涯茫茫，到处是敌人的天下，真无一片干净土地，沉吟道：

“桃源何处，可避暴秦？桃源何处，可避暴秦？”顾炎武道：“当今之世，便真有桃源乐土，咱们也不能独善其身，去躲了起来……”吕留良不等他辞毕，拍案而起，大声道：“亭林兄此言责备得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暂时避祸则可，但若去躲在桃花源里，逍遥自在，忍令亿万百姓在清兵铁蹄下受苦，于心何安？兄弟失言了。”

顾炎武微笑道：“兄弟近年浪迹江湖，着实结交了不少朋友。大江南北，见闻所及，不但读书人反对清廷，而

贩夫走卒、屠沽市井之中，也到处有热血满腔的豪杰。晚村兄要是有意，咱三人结伴同去扬州，兄弟给你引见几位同道中人如何？”吕留良大喜，道：“妙极，妙极！咱们明日便去扬州，二位少坐，兄弟去告知拙荆，让她收拾收拾。”说着匆匆入内。

不多时吕留良回到书房，说道：“‘明史’一案，外间虽传说纷纷，但一来传闻未必确实，二来说话之人又顾忌甚多，不敢尽言。兄弟独处蜗居，未知其详，到底是何起因？”

顾炎武叹了口气，道：“这部明史，咱们大家都是看过的了，其中对清廷不大恭敬，那也是有的。此书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国桢相国之手，说到关外建州卫之事，又如何会对他们客气？”吕留良点头道：“听说湖州庄家花了几千两银子，从朱相国后人手中将明史原稿买了来，以己名刊行，不想竟然酿此大祸。”

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处于太湖之滨，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盛产稻米蚕丝。湖州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清时分为乌程、归安两县。自来文风甚盛，历代才士辈出，梁时将汉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的沈约，元代书画皆臻极品的赵孟頫，都是湖州人氏。当地又以产笔著名，湖州之笔，徽州之墨，宣城之纸，肇庆端溪之砚，文房四宝，天下驰名。

湖州府有一南浔镇，虽是一个镇，却比寻常州县还大，镇上富户极多，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庄。其